

豫章叢書

第四冊

190507

芭山文集卷十一

宜春 張自烈著

序

古今論表策合辯原序

今天下選論表策未有合古今成書者也合辯古今
論表策自余始余因竊嘆近代取士之法之寢降也
國初頒科舉成式冀士子通經學古出濟時用乃者
士競祿利苟且爲兩闈應舉之文七義尙剽略不盡
合經傳卒觀二三場空疎腐迂尤甚他號淹博者指
事析理與古頡頏旣仕無毫髮裨於世去空疎腐迂

幾何又兩闈典文官類循資次知人能得士者鮮二
時分較諸人免戾塞詔令而止不能博蒐士之通經
學古者進之以故初場中式二三場陋劣真勿論七
義苟見黜策論雖賈董歐曾求主者一寓目不可得
士由是徼倖取世資罕通古學往往不適用嗟乎如
是而謂得人可與圖治不甚謬歟夫士之學術精微
不盡見於策論與夫四六駢麗五判浮剽之空言明
矣當國家大利害決幾合變因時信誦又非沾沾策
論克勝厥任可知也取士以策論軒輊慮具文寡效
宜兼古明試意矧徒取夫寸晷急就空疎腐迂者使

皆得以躋巍科陟臚仕耶私惟策論不足以盡士然
舍策論不可以得士其道莫若使之由今而求諸古
其求諸古也莫若使之因文而求諸實士皆學古而
得其實雖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綽有
餘裕孰謂策論空言哉余也懼士學不古合古今論
表策爲之辯是非去取折衷於聖人蓋欲學者曉然
知古之論策如彼今之論策如此古今工論策者文
過其實不足與有爲又如此旣求之於古文之法度
不至空疎腐迂如近代兩闡論策之甚又將深窺古
人經權智勇忠孝節義之尤大者本諸身以見諸行

而諸典文官復據古經術進退天下士雖不盡以古
法繩之一切不適用者悉罷去士孳孳敦古學恥華
競彼空言亂天下者安得雜然進哉故余今日之爲
合辯皆推本古聖朝取士之意以實用倚屬考官暨
諸進士非徒好辯而已儻聞余言而以爲迂則國初
開科求賢才正文體詔諭具在合辯大書國初詔諭
於卷首故序未及之
尙敬聽之哉崇禎十三年仲冬旣望某序

評定蘇明允論策序

權書衡論幾策合二十二篇學士歐陽修上於朝宰
相韓琦稱善書以故傳余曰此從衡家言出濟一時

之用未始無少效而或者謂是書盡古今治天下之道則固也苟用其書不折中於余之說棄其似而非者未有不至於誤用者也明允自序曰權書兵書也爲仁義之窮而作也吾作權書以爲其用可至於無窮亦可至於無用于是又作衡論十篇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其自信足以用世如此以余觀之權書若六國孫武子貢三篇識議有過人者心術法制疆弱攻守類撫拾孫吳緒餘獨指斥孫子五間不足恃補兵家所未及迨論漢高謂項籍不據咸陽卒兆垓下之變余意籍剋戾橫暴雖百戰百勝

非沛公敵明矣藉令入秦必不能有天下今不由主術辯存亡而徒以地險決勝負何計之左也衡論首遠慮言機言權似也然謂小人有機雖惡亦濟稱司馬氏得賈充之徒卒移魏祚余意小人挾姦譎何機之有充不足與言機不待智者而辯機以濟惡是教天下後世以篡奪也世有篡奪可謂之機者哉其論御將任相則以爲相易而將難御才將尤難御才將之術言智而不言信任相言接以禮重其任而不推求擇相之道繫於知人又概稱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諸人明博雄俊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言重遠

又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若是者皆明
允立言不能無弊者也余故取二十二篇詳爲乙注
使學者知明允著書雖自信信世不可不求合於道
而尤見當時韓歐二君子虛懷樂善一布衣之言非
必皆適於用未嘗不汲汲褒揚恐後也雖然世不乏
能爲明允者書與人卒湮滅亡聞惜哉

吳次尾曰明允受知廬陵後世稱之能擇別二十
二篇是否者幾人哉向令芑山與明允同時得上
下論議明允未有不心折其精鑒者也

評定余冢宰古方略序

將與相事異而道同理學政事與治兵表裏道存乎
史而已古者出師受成於學反以旣馘告漢諸將往
往入相唐初大臣入則三公出則專閫類多所建就
豈獨時勢使然其道一也世顧謂武創業文守成安
危注意何哉夫貪詐器使不責細謹爲偏裨言耳將
不知道黥彭有時而爲亂孔明嫺將略平居寡欲思
過諸馭下制敵行師之法率本仁義後世稱王佐岳
武穆論兵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每調軍食屢額曰
東南民力竭矣推斯志也可以相藉爲將者擱然攻
戰角勝犢悍摯戾雖倖功不還踵且敗惡能持危創

業勝厥任哉或曰兼將相如古山甫孔明指不數屈
今焉得盡若人任之余曰國家分任將相固也宜愼
考相相得人必能經營中外簡賢將而責成功昔李
林甫以三道勁兵假安祿山唐祚幾搖王縉魚朝恩
朋比尸位寇至蓄縮退蔡京用童貫策圖遼得七空
城而金禍隨之亡他相不學故不諳吏事不諳吏事
故不習兵不習兵故以國僥倖至於亡嗟乎天下有
賢將相不知道者哉新安少原余公世稱以理學政
事治兵者也公始釋褐令永新撥劇整亂出入古兵
法迨貳樞虞外患日熾將相大臣失人官事少閱參

較前史舊跡取其合道足裨時者部分第次成古方略忠謨碩慮具古將相之用余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亟是正版行之今天下可謂多故願二三大臣反復是書深晰古今文武將相合一之理推求漢唐宋任將相之弊復師古賢相良將治心養氣講學明理措諸政事之間雖有李林甫王縉蔡京童貫諸人末由竊兵柄危宗社方略之爲功不亦大乎而或者謂方略罕奇畫徒蒐輯史傳迂言理學政事無益治兵余故按古方略本末發凡舉例使後世觀所自因爲之序以明弭盜息民治天下之道求諸史而裕

在得其意而變通之耳孰謂將與相有異道乎哉崇
禎庚辰仲春月朔日

四書大全初本序

今天下士學不適用揆所自讀書不審去從綱往說
溺文辭去道日遠耳四書大全本朝文皇帝詔諭諄
悉務極精備冀學者明理弼治意甚盛獨諸儒臣纂
修值國多故鮮克覃思竭智折衷大道以故去取頗
謬於聖人學者弗察輒無敢是正日以奉王制以宗
程朱墨守大全足矣余詳考其書程朱而外橫渠安
定南軒龜山諸家有足采者如溫陵仁山玉溪東陽

繁複者衆甚則祇悟經傳安得概取而傳會之況大
全圃釋傳註屬輯自諸儒臣非四子之書之莫可易
也其間義理無盡俟後人增續發明非祖訓大誥律
令之無可議也又況聖賢立言以救時爲急不悖道
爲正既不無異同孟子願學孔子其論節子產管仲
與孔子異朱子師事李延平迨權衡格物致知有時
輕延平而軒程氏至於程氏之說疑而不足信者朱
子猶有所不取夫程朱一代大儒程子生平論著間
嘗自以爲未當朱子集註初本改本更定至易實不
能無憾他書屬程朱門人問答雜記類皆失真而滋

譌謬由此推之非斷之以不易之理未有不爲往說
文辭所惑者也然則學者以程朱未定之論與國初
諸儒臣未精未備之書從風以靡不思讐正則是名
爲尊王舍其匡救將順之大者而曲阿儒臣一隅之
見口宗程朱不能得其微言大義而卒以乖亂孔孟
立言之指如是而欲其明道以適用不亦難乎余生
也晚竊有志於道不幸不與程朱同時又不幸不親
見文貞文敏諸人與論定是非助大全所未及今也
不得已私有折衷雖宋諸儒世所共宗亦無敢傳會
不知者且怪以爲妄可嘆也已余猶幸遭今上聖明

講學求治中外雖孔棘孳孳論誠正頒孝經以風厲
學官惜夫諸大臣未有以釐正大全之說進者夫大
全理學忠孝所自出昧此則亂明此則治今士習其
讀遺其義或庸鄙而登臚仕或佛老而竄聖經其失
皆始於不明是非不深求學庸語孟之義當是時而
靡然不爲之辨可乎哉余不揣固陋偕家仲季定著
四書大全辨行世蓋將使天下知孔孟程朱雖嘗異
同而同歸於道如此大全諸說之雜見諸儒臣編纂
之疵漏讀大全不可不審去從如此非敢謂論辯證
據有功經傳學者苟推余辯以求其當庶知所取正

不爲往說文辭所惑雖以適用匡治無難則道在是矣故余惟懼辯之未詳辯之雖詳而行弗逮不能漸幾於聖賢之道是則可憂也彼異已者之議惡足恤哉崇禎十三年仲春月旣望

楊機部曰此芑山羽翼經傳干城名教之文姜師蓋亟稱之語余云不讀是序不可以讀大全辯余竊爲服膺芑山先是嘗屬余序余逡巡弗果要之余雖有作不能出芑山範圍耳

刪定四書大全序

明三百年士習四子書莫有辯大全者辯自余始崇

禎己卯秋南大司成周公鳳翔見余折別疑異深中
旨要亟咨部鈐行余時未奉朝旨雖乙注舊本未遽
刪署曰四書大全辯遠近購者踵至姚子履中捐干
金鑲版金陵世稱金陵本是也太史姜公曰廣同學
周鑣吳應箕方以智劉城沈壽民皆有序版屬武林
何執摹印行世會客舍災版幾燬執棄妻孥橐篋弗
顧趣僦負版出一時房牖具燼版獨歸然存告余曰
災不及版書必傳余曰是奚足傳俟異時刪定庚辰
吳嚳侯公峒曾視學江國覽大全辨刪本題之呈詳
御史臺徐公養心請旨刪定壬午疏上尋報可癸未